六藝之一錄

二六

唯邊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耳予按衡方碑亦為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部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它書亦可稽據隸續

南武陽功曹闕銘

右南武陽功曹墓闕銘云南武陽功曹鄉嗇夫又云以為國三老又云章和元年其它族系名字皆摩滅

温令而刻石為河内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
卒然則闕銘蓋和帝時所立也金石錄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郪
縣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才歷温令兗州刺
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
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馬之狀
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見於隸釋惟馮煊高
頤金恭三人有闕又有碑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為温

令而碑作河内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温者河内之邑河内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内縣令者以郡為尊蓋謂河内之縣令爾即温也先靈之稱它碑所無碑中縣字反系作緜隸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立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字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其次書造闕年月日永

平之八年也字畫篆體前關人物之後小字一行却是隸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杖負劍嚮字立東部之前亦一人執杖負劍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兩手各有所執末亦一人執杖負劍而其前又有一人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蓋是墓前雙闕如王稚子高貫方之類但二闕無姓名此其異耳 隸續

孝子董蒲闕

孝子董蒲闕其中刻一禽頗大兩旁各一獸銜珮環

之屬甚類處士金恭闕禽之下橫書七行云孝子澄鄉宜利里董蒲亦與金恭闕相類禽之右有一行云永寧二年三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掾李純有秩張成其闕數字難辨此闕先書年月朔日又有掾史姓名與墓門之闕不同必董君孝行著聞官為甄表而立此闕二獸不見下體恐所刻文辭或在其下 隸續

右侍無名人墓闕

漢右侍之墓五字藏碑者宣和間中分為兩黏褁作

帙漢官有左右署侍郎漢人題闕作碑多省文如郭仲奇為北軍中候而碑中省其北字高頤作北部府丞而題闕省其部字馮緄之右郎中署字于文亦省此侍字之下必有漫滅之文為貼碑者所翦其右有

先和三年四小字隸續

先和三年立漢隸字原

馮使君墓闕銘

右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

刺史馮使君神道按漢書馮緄傳緄父煥安帝時為
幽州刺史而馮緄碑亦云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
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為煥也金石録
永樂少府費君闕銘
右漢永樂少府費君闕銘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園皇
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
其後靈帝母孝仁董皇后亦居是宮歐陽公集古録
引章懷太子注云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

費君蓋亦宦者也余以漢史及刻考之當時三公如
陳球劉寬皆嘗為此官非獨一人蓋自西漢以來太
后皇后宮屬如大長秋之類皆參用士人然則漢官
儀以為止用宦者為之蓋其闕漏而集古録遂以費
君為宦者亦未必然也 金石録

後漢人闕銘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
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
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

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理志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集古錄

漢故永樂少府將作賈君之闕碑為篆書而將作下二字缺不可識集古錄目

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

右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大

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汶陽李長茂為蜀使者
罷歸以此本見遺長茂名公年東州善士以畫山水
著稱者金石録
益州太守高頤二闕
漢故益州大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
字貫方
漢故益州大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府
君字貫闕一字

右益州太守高頤二闕今在雅州高頤字貫方有墓碑載其歷北部府丞廣漢屬國都尉益州太守以獻帝建安十四年卒碑石淪碎官不盡見此兩闕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稱名而字闕其一寻所見六十年前石刻貫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見乃有以光字補之者此一闕雖無頤之名而陰平北府皆見之碑誌可據則兩者皆高頤之闕也漢志緣邊屬國無陰平惟廣漢有陰平道前書注陰平云北部

都尉治墓闕所以書廣漢為陰平者指其理所
也隸釋
鉅鹿太守金君闕
右鉅鹿太守金君闕七字今在蜀道不知其人也隸釋
右雲安軍漢隸字原
不其令董恢闕
漢故卒其令董君闕
右不其令董君闕碑録云濟州任城有童恢墓雙石

漢隸字原

集韻董艸名董正也督也通作董二字蓋通用衛彈碑以府丞董察通作董（全上）

高直闕

漢故高君諱直字文玉

右高直闕九字今在蜀中字畫甚不工漢人題墓有云神道者有云墓道者有云闕者惟高頤及高直但書姓名字爾隸釋

貞女羅鳳墓闕

漢貞女羅鳳墓六字篆勢甚清逸頗類景謁者墓表
字之上以朱爵為額蓋墓闕也 隸續

瑯琊相王君墓闕銘

武陰令高君墓闕銘

車騎將軍闕銘

小黃令徵試博士墓闕銘

陽都長徐君冢闕銘

以上諸碑皆無歲月或殘缺　金石錄

漢沛相劍門范史墓闕文

在劍州梓潼縣東墓前字不甚多記名目而已　天下碑錄

上庸長闕文

在德陽縣靈龕鎮　天下碑錄

丁房闕

在臨江縣其刻漫滅有漢丁房等字尚可認　輿地碑目

縣竹令王君神道

廣漢縣令王君神道

右縣竹令王君神道九字微雜篆體縣字作曰下木略與縣字相混故趙氏誤作廣漢縣令而謂其借苓為令也歐陽公博收竝蓄顧弗深考姓名字畫多有誤讀者德父治郡之餘專意金石刻辨證亦在精確獨此碑為可笑爾 隸釋

右廣漢縣令王君神道建寧元年十月造縣令字作苓漢人淳質文字相近者多假借用之如縣令字人

所常用而尚假借何耶金石錄

建寧元年立在涪州金石錄誤以縣字為縣字又以

竹字合令字為苓又合劉讓閣道題字為一碑漢隸字原

蜀郡太守任君神道

右漢蜀郡太守任君神道九字字畫壯偉然不著名

字鄉里歲月莫詳其為何人也金石錄

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

右漢王君神道在南陽云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

碑農辰安西之類是也顏之推論撰下無耳皷外設皮離則配禹舉分澤外咸以世俗為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拘以古法也其詳已類之隸韻略舉數字于此平聲則窄窄霊靈通通滿滿遷遷上聲則礙礙覽覽隸隸啓啓典典去聲則擬據餧餧孟孟驗驗避避入聲則術術屬屬躡躡側側盡盡凡

尚書從系爾隸釋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

故上庸長司馬君孟臺神道石文皴剥而字札甚精漢

右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隸釋

人所作墓闕神道者第欲表封陌限樵牧爾非若鐫

過實之辭有意乎欺誑來世也隸釋

在漢州復齋碑目作上庸長闕墨寶云上庸長司馬

孟臺神道漢隸字原

韋氏神道

韋氏神道

右韋氏神道石文中斷似若韋氏爾隸釋

在均州漢隸字原

征南將軍劉君神道

有漢征南將軍劉君神道十字大小與王稚子闕相類而剛勁過之惟後兩字刓損兩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唐杜佑云四征與于漢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鎮通于梁遠四平止于喪亂在

光武時岑彭嘗建征南之號矣牛僧孺玄怪錄載盧公漁為明州刺史時有盜發征南劉將軍墓者蓋在明之翁山縣其官氏偶同非此劉君也 隸續

侍中楊文甫神道

漢侍中楊文甫之神道字體略與馮幽州闕相似必

西州所刻者 隸續

漢故原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

在汲縣東北五十里二石柱上 寰宇記

不知何以知其名汾必別有所據又疑絲與汾兩人前後皆嘗為趙王傅未可知也故并載之以俟知者

金石錄

張寘公妻穿中二柱文

維兮本造此寬者張寘公妻子偉伯伯妻孫陵在此右方曲內中

維兮張偉伯子長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與少子尉元俱下世長子元益為之祖父寘中造內棲柱佗崖

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穢充仞執燭視之得題識三所一在門旁為土所蝕廑存其上十許字穿中沙石不堅數日間觀者揩摩悉皆漫滅其二在兩柱前稍高故可拓時紹興丁丑年也上距建初丁丑千八十有一年隸釋

司徒甄邯墓石

張永常開玄武湖遇古冢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何承天傳

中令楊暢墓碣

在嘉州夾江縣東南古賢鄉 天下碑録

刺史李項碣

在綿州巴西縣今在開元寺文字磨滅 天下碑録

馬融墓碣

在什邡縣字有磨滅今亡 天下碑録

張翼碣

在綿州東四十步 天下碑録

江原長進德碣

君諱兢字進德故蜀郡江原長延熹三年五 孟彦造作

右江原長碣有名字而不知其姓似闕非闕似碑非碑其文由左而右其下刻一怪獸之首若虎而有角碑今在蜀州江原縣隸釋

羅含誌

在耒陽縣南四里天下碑録

羅訓墓誌

在衡州耒陽縣南六十里天下碑録

陽朔甎字

右漢陽朔磚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正朔始造設已所行者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所謂尉府壺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曉其為何等語金石録

尉府壺壁甎文四行十二字成帝陽朔四年造而西

漢字見於彝器者皆是篆文此磚分行作碁局大眼數字略有隸體與會稽路都尉闕頗相類趙德夫云士大夫考正前代遺字其失常在好奇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予謂建元名年不止西都有之鄭三益闕全是晉人筆札趙乃定為武帝時碑深誤後學闕如之戒若何資州重刻燕然銘自寶憲之後誰曾再登此山若當時椎拓者無緣留到今日兼東都之初石刻未如此麼整一見可知其僞

隸續

五鳳二年殘字

此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餘以為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樸存之以示後人 石墨鐫華

魯孝王刻石八分書高德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

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修孔子廟匠者於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三十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

居攝墳壇刻石

右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一云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三月造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為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名曰易故史家不能盡紀其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金石録

員石銘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

度量衡有新氏造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晉書載記石勒傳

扈君甎

扈君甲甎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日丙午工李邑作

乙甎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廬浦筆記

謝君甎

謝君甎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為漢隸不疑 蘆浦筆記

范君甎

范君甲甎其文云啚痛明時仲治無年結慱孳孳履踐聖門智辨賜張 欽嘵孔言寬博 欽約性能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甄其文云德積未報昌尤乾巿茂而不實顏氏暴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覩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甄二皆為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甄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耶先儒謂謝朓始為誌銘此可證其誤　曩於周益公坐

間出示漢五甎皆得於建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
書於後併録之 盧浦筆記
梓潼城甎
梓潼城甎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交一甎之重至十觔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
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盧浦筆記
永平甎文
四行九字云永平八年七月廿日作 隸續

汝伯寧甎文

八行行四字建初三年作隸續

曹叔文甎文

八行十八字建初七年作隸續

章和石記

章和二年金石錄

永元十六字

在永康軍蔡迨刻記云在范功平磨崖碑之西五十

餘步去地數寸蔡迨得磨崖後十日其子武仲始見此十六字而摹之復齋碑目作永元六年攻石題漢

漢隸字原

永初甎文

永初元年作漢隸字原

延年益壽榦字

延年益壽榦文三行十八字今在蜀中安帝永初七年造謂之萬歲延年益壽榦當是壽冢中所刻如梁

相孔耽碑之類建初中曹叔文汝伯寧甄皆有萬歲舍之文恐彼亦是壽藏之物 隸續

永初官墾文

永初七年作眷人掘武陽故城得之 漢隸字原

永建刻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永建六年五月廣川書跋

後漢天祿辟邪字

右漢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
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
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余自天聖
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
其後集録古文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
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然字畫訛缺不若余見
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
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寫宋

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
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耶史之失傳
如此者多矣集古録
右漢天禄辟邪字在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歐陽
公集古録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見章懷太子注今後
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
傳轉寫宋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
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耶

此說非是余按後漢書均族子意傳云意孫俱靈帝
時為司空而靈帝紀建寧四年書太常宗俱為司空
注云俱字伯儷南陽安衆人延熹二年書司空宗俱
薨又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
伯子司隸校尉河内太守均均族兄遼東太守崇崇
子司隸校尉意意孫司空俱元和姓纂所書亦同則
均姓為宗無可疑者當章懷太子為注及林寶撰姓
纂時尚未差謬至後來始轉寫為宋爾余既援據詳

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
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
麟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為儀衛其在
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
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
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禄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
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為天禄也廣川書跋
种氏石虎刻字

种氏石虎刻字光和七年四月五日巳丑孝子种覽
玄博所造趙氏得漢代兩墓石獸膊上字宗資天禄
辟邪是篆文州輔二獸所刻予訪之未獲 隸續
交阯刺史石羊字
在郴州止五字刻於墓道石羊膊上 漢隸字原
五君栝枻文
宣和殿藏碑録為漢碑名曰眞人五君石樽刻石與
四老神祚機刻石同帙 漢隸字原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闕三字　裳立宮宅

帝嚳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闕二字　子

帝佶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

夏禹長於地理闕一字　泉闕字

夏桀自伏戲至夏桀是一段

陰隨闕二字　迟為肉刑

管仲　齊桓公　曹子卦桓公　魯莊公

關一字　侍郎　關一字　專諸　炙魚　刺敖吳王　吳王

荆軻　樊於其頭　秦武陽　秦王　自管仲至秦王是一段

關二人名　豫讓　敖奇以報知已　關一人名

齊王　無鹽媿女　鍾離春　自鹽是一段　豫讓至無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關一人名　胡妻　秋胡

義姑姊　姑姊兒　衛將軍　自梁高行至衛將軍是一段

闕一人名　使者

長婦兒　梁節姑姊　梂者　姑姊共室失火取兄子

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闕二人名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京師節女　怨家攻者自使者至怨家攻者是一段

藺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秦王

范且　闕二人名　自藺相如至范且是一段

魯子　闕二字　孝呂通神明貫感　闕　祇著乎朱方後世凱式

闕二字 無綱

子騫後母弟　子騫父　閔子騫闕一字　母居喪闕一字　移子騫闕一字　寒衤卓闕一字　失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

驩君子之孝道大焉　萊子母　萊子父

丁蘭二親終後立木為父鄰人假物郭乃借與自曾子至丁蘭是伏戲下一段

霍士　縣功曹是豫讓下一段

闕一人名　榆母

渠父　邢渠哺父

元父　董元千乘人也

章孝母　朱明　朱明弟　朱明妻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休屠像　騎都尉自榆母至騎都尉是梁高行下一段

闕一人名

義渠羊公　亡渠者

湯父　魏湯闕一字

孝闕一字　葬闕一字　者

孝孫　孝孫闕一字　父自羊公至孝孫父是梁節姑下一段

右武梁祠堂畫像為石凡六其五則橫分為二梁高行闌相如二段又廣於它石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為之贊文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

數墓在濟之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趙
君東人當知其實而不能辨此畫為武氏誰人家前
者金鄉鉅野皆隸山陽與任城接境必是東州仟壟
當時競有此製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
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
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
色無斑黃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
羅列成行攄騁枝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

十九表所謂龜脊虎掌世之言相者有犀形鸛形之比也俗儒作圖譜遂有真為異類之狀者此碑所畫伏戲自要以下若蛇然亦非也隸釋

碑以樊於其為樊於期秦武陽為秦舞陽媿女為醜女凱式為楷式斑連為斑爛者即嗜字卦即劫字涿即㴲字魏即魏字全上

在建康府治紬書閣諸道石刻録

武梁祠堂畫像在濟州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

婦名以小字識其傍或有為之贊者凡百六十有二人其石六其五則橫分為二金石錄作武氏石室畫像漢隸字原

伏尉公墓中畫像

在資州內江縣蜀人謂之燕王墓人物未知何据隸釋云漢碑書太尉太守太守皆無點字書有伏字與太同音注云漢中池名从人从犬則是倚伏之伏此碑所云伏尉者即太尉公也漢隸字原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五十五

石刻文字三十一

魏受禪碑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於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錄帝王

遺事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

傳稱歷數闕是以降世且三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

錢唐倪濤撰

復存于今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
昭德闕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該欽明文
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
先皇龍興饗國撫柔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
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禁倉散滯積
家臣闕五字之錫衆兆陪臺蒙賜餘氣之養興遺勳繼絶世
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襁褓之孤食舊德之祿善無微

而不旌功無細闕五字戎士哀矜庶獄罷戍役焚丹書囿
圖虛靜外無曠夫玄澤雲行罔不沾渥若夫覆載簡易
剛柔允宜乾坤之德陰陽闕六字類育物奮庸造化之道
四時之功也寬容淵嘿息洽羣黎皇戲之質堯舜之姿
也孜孜業業邁德濟民伯禹之勞闕五字叡智神武料敵
用兵殷湯之畧周發之明也廣大配天地茂德苞衆聖
鴻恩洽於區夏仁聲播於八荒雖象闕六字所和而來
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煴上降乾祉下發坤珍天闕

啓闡四靈具臻涌醴橫流山見黃人所以顯受命之
字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野蠶繭於茂樹嘉禾
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暮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
金天以人闕五字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漢氏
睹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禪虞紹天明命獲
嬪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讓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羣公卿士僉
曰

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
地出大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草命白狼銜鈐周
武觀闕五字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
當時紹天即祚負扆而治況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
天命不可以辭闕五字以意距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
可以無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回思遷慮旁觀庶徵上在璿機筮之周易卜以
守龜龜筮襲吉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

練吉日闕四字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
靈壇設壝宮蹔圭壁儲犧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
言諸節岳牧邦君虎闕四字旗門咸旅於位
北狄王侯君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於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袞龍穆穆皇皇物有其
容上公策祝燔燎柴槱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徧于羣神闕三字晏祥風來臻乃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
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徽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

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鴻創闕作則永保天禄傳之罔極

碑以挈為契以烟熅為細緼以烟于六宗為禋于六宗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亦曰鍾繇書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碑云黄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漢紀作乙卯魏志作十一月庚午裴松之注所載甚詳蓋是月十三日乙卯漢帝使張音奉璽

築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鍾繇鐫字謂之三絕也 水經注

魏受禪表王朗文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惶奉璽綬庚午王

話 劉禹錫嘉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

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而此碑云
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
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
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悟奉璽綬而魏王
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
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
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
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巳未以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行一字爾丙午張惶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為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尤謬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集古錄

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世傳以為鍾繇書或以為梁

鵠書魏文帝黃初元年為壇於繁昌以受漢禪碑不
著所立年月在魏文帝廟中 集古錄目
延康元年獻皇帝詔張悌持節奉璽綬禪位於魏丕
即築壇受禪顧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乃立二
碑此其一也碑後六字生金說者以為司馬金行故
書鍾繇鐫時稱三絕書斷則謂元常八分入妙魏受
禪碑為最直言鍾元常未知孰是近時士大夫學隸

者多學此碑余謂捨石經而學此碑如學畫虎此可與知音者道 集古後錄

梁詰書黃初元年許州 金石略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絶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顏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遜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內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

矯矯昔莽篡位匈奴猶感漢恩不拜新室印至操碑稱南單于諸國皆服或出矯詐若果爾則操奸更出莽上 金石史

魏公卿上尊號奏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大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軍車騎將軍 闕 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軍將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渡遼將軍

都亭侯臣柔衛國將軍明亭侯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鎮西將軍東鄉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
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
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
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郃
使持節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
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南單于臣京奉常
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太僕臣優大理

東武亭侯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
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領軍中陽侯臣榦中護軍臣陟屯
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内侯臣福射聲校尉關内侯臣質振威將軍湟鄉亭
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
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
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衛討虜
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内侯臣巽綏邊將軍

常樂亭侯臣昌奮武將軍高梁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天命以固請而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闕五字魏志云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闕

體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
闕二字魏志云猶為
陛下陋之殁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
夏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
武王必不悅於
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
去帝室七世矣遂集共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邱墟
闕七字魏志云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

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
志云元闕五字魏志云無過周於前業而始有
為世撥亂則致昇平鳩民而立長築官而置吏元闕四字魏
造於華裔
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
者寧之勞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魏志
云恩復冤敵以闕三字魏志云恩降邁
茂于放勳綱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暮人神並
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闕三字魏志云后土則
挺芝闕二字魏志云

草而吐醴泉虎豹麀鹿莞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於其間者無不畢備闕一字魏志曰古人有言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於曠野矣伏省奏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闕一字魏志云禹吾其魚乎微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固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闕矣裕矣高矣邵矣闕二字魏志云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

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世有餘年矣闕一字魏志曰此乃千世
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闕三字魏志云度宜昭於闕三字魏
志云斯寧狹闕一字魏志此除拘句云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
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闕一字魏志云日昭告昊天
上帝秩宗神之禮須禋祭畢闕三字魏志云會羣僚于朝闕一字魏志曰堂
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歆臣
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忠臣秋臣桑臣洪臣真臣休
臣尚臣霸臣郃臣晃臣遼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優臣緜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淩臣福臣質
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圃臣神臣衢臣慎臣巽臣俊臣
昜臣豐臣褚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箋額在頴昌相傳為鍾緜書
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緜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
睥睨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
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媯汭納漢二女豐
碑至今不磨所以描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內外前後

勸進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
此文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
正碑自造於華嶠之後石理皴剝字蹟晻昧今世所
傳者多是前一段爾 隸釋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
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
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巨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
不遠也豈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

為乎集古錄

不著書撰人名氏與受禪壇記同漢既禪位文帝未受魏相國安樂鄉侯華歆等上表勸進集古錄目

魏百官勸進碑此碑或曰梁鵠書或曰鍾繇書未有的據但隸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鐘鼎間物也石墨鐫華

勸進表或謂是鍾繇書又謂梁鵠書皆未有據視封

孔羡碑雖無其矯飾屈強亦無漢人雍雍超逸古雅

之致阿瞞才弋漢鼎書法頻分時代人概以漢隸目之謬矣當時華歆與管幼安齊名表首列歆則其寵冠羣姦一時得意千載蔵唾視遼海滄涼何如九原有知寧無汗顏 金石史

公卿上尊號碑八分書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 金石文字記

魏尊號奏碑陰

碑云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者

右大饗之碑篆額在亳州譙縣魏文帝延康元年立相傳為梁鵠書碑字有不明者唐大中年亳守李暨再刻故有文可讀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是時漢鼎猶未移也丕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謂無君之罪人也武王載西伯神主於軍中者吊民伐罪之師也丕以姦賊之心欲吞吳蜀遂攘神器爾操之肉未寒而置酒

高會酣飲無算金奏間作祕戲畢陳誇辭諛語無所
忌憚可謂無父之罪人也士大夫櫝藏其碑者特以
字畫之故爾碑云八月至譙而史作七月亦不必多
辨也隸釋
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
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
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
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

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曰大饗之碑水經注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亳州圖經以為梁鵠書魏文帝初即王位將伐吳南行至譙饗軍士耆老於故宅此碑其元年上兩字缺不可見當為延康元年也在亳州魏帝廟中集古錄目

右魏大饗碑按魏志文帝以建安二十五年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夏六月南征秋七月甲午軍次

於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以碑考之乃八月辛未
魏志誤也是時丕方為丞相漢獻帝猶在位雖政去
王室已久然操之死纔數月耳丕軍次舊里初無念
親之心方與羣臣百姓置酒高會大設伎樂而臣下
又相與伐石勒詞奏耀功德更以夏啓周成漢高祖
光武為比豈不可為笑也哉 金石錄

唐重立大饗碑太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以舊文殘
缺再刻於石舊碑既斷續不可盡識而此本特完好

故附於其次俾覽者詳焉馬魏之事跡雖無足取而其文詞工妙亦不可廢也同上

魏大饗記殘碑隸續云饗借作嚮碑在長安瑤臺寺謂之鍾繇殘碑姑傳疑以俟知者漢隸字原

魏修孔子廟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膺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捐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乃緝熙聖

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
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
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
魏志作之末（闕二字）而無受命之運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
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
魏志作時三公（闕三字）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
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

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

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絶世餘年
皇上懷仁聖之懿德纂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
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
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
賓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
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
若乃紹繼徽絶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
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

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盖嗣
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寢崇
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弁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
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
霧亂莫顯其榮寢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歌靡
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

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三教既備羣小遠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

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美為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首能尊崇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果能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為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為鵠書者非也隸釋

碑以烟熅為絪縕終軍傳辮髮作編髮同上

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夫吏

卒朱謀㙔註曰按曹植撰孔羡奉家祀碑云以議郎
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今魯郡脩起舊
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水經注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字為隸書魏文帝黃初二年封
議郎孔羡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詔魯立廟置吏卒
守衛魯人立此頌碑在兗州 集古錄目
右魏孔子廟碑按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詔
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及令魯郡修起

舊廟今以碑考之乃黃初元年又詔語時時小異亦當以碑為正（金石錄）

魏脩孔子廟碑黃初元年立在兗州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陳思王曹植辭梁鵠書（漢隸字原）孔子廟記後有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數字是宋嘉祐人益者魏文於篡漢後日不暇給乃有此舉毋亦禪讓餘策哉何新之莽魏之不來辱吾聖道如此也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寶也（兗州）

魏封孔羡奉孔子祀碑梁鵠字孟皇學書於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漢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帝評其書曰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為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梁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經與魏魯孔子廟之碑篆額白字世稱此文為曹植文梁

石墨鐫華

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
獲借於淵泉記室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
然也 玄牘記

封孔羡碑八分書黃初元年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
後人刻其下曰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謬也胡三省
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
為褒成侯奉孔子嗣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
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從封

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户 金石文字記

典論刻石

文帝作典論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刻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 魏志少帝紀注

水經注言魏文帝刊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

之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絶至
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
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
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
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
始元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此刊滅此論而
天下笑之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
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

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愚按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酈元所云文帝刊之誤矣松之既稱刊滅此論又云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伽藍記亦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魏孝文年號）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意當時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碑則仍列於太學故裴松之楊衒之等並得見也（石經考異）

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

茲氏縣故秦置也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郡帶山阻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大農闕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

水經注

滎陽守李勝石的銘

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葛縣自關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葉陽城鄉亭侯李勝字公照為郡守領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為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蹕蹕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誠今猶祀禱焉水經注

葉縣葉公廟碑

澧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舊秦

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筵黃巾之亂殘毀頹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修飾舊宇後長汝南陳睎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水經注

魏刺史賈逵祠碑

谷水逕項縣故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廟在小城東昔王凌為宣王司馬懿所執屆廟而嘆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唯汝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千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水經

注

右魏賈達碑魏志達傳云達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達乃降而援欲以達為將怒達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攻拔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援捕得達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已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

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

六藝之一錄卷五十五

所及鋒刃之所先雖古良將不能踰也會西蜀起兵猖
獗爲寇蕩搖邊鄙虔劉民人而洪水播溢氾没樊城平
原十刃外潰潛通猛將驍騎載沈載浮於是不逞作慝
羣兇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衆負旌自即敵門中人以
下竝生異心君威懷之信臨難益著故能榮然攘除姦
逆獨存社稷連城十三民無砥蜴帝加其庸轉拜横海
將軍徙封西鄂都鄉侯食邑井七百戶將遂圖聲於方
表掃醜虜於南域建元功於大魏書洪闕於宗彝不朽

黃初七年金石略

魏劉盦碑

在祁州梁澤縣正始二年立在墓側天下碑錄

魏南郡太守卞統碑

右魏南郡太守卞統碑在今曹州宛句縣所敘世次官閥甚簡又多殘闕其略云君諱統字建業又云惟帝念庸命叩南邦又云嘉平二年十一月已亥寢疾卒官而其首題魏故南郡太守卞府君之表按晉書

卞壼傳濟陰宛句人祖統為晉琅琊內史而元和姓纂亦云統為晉琅琊內史今此碑殘缺處猶有琅琊字尚存知其嘗為此官而統以魏嘉平中卒姓纂以為仕晉者誤也 金石錄

魏太妃郭氏碑

正元二年在西京 金石略

襄州刺史劉君碑

正元三年有碑陰 金石略

曹仁記水碑

魯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盛弘之荆州記

曹真祠堂刻石

曹真祠堂在北卬山刊石既精書亦甚工述征記

魏虞歆碑

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

獨全焉會稽典錄

程沖字孔禮陳留封邱人有志行明帝青龍三年徵不起景初二年正始五年徵又不就晉武帝泰始二年卒封元鄉亭侯 寰宇記

白氏沖妻也晉咸熙中建二碑同處 金石略

魏御史大夫袁渙碑

在太康縣 天下碑錄

魏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王賢思碑

按圖經賢思名真碑在雍邱縣北五十里義縣鄉墓

在潞州府 天下金石志

魏并州刺史王恒碑

隸書在州東南二里墓傍 天下金石志

武州山耿氏三冢誌

在大同府僅存銀青光祿昭勇數字 天下金石志

魏陸嚴墓碑

在潞州府

太保任公神道 金石錄

魏太尉滿寵碑 金石略

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廟詔

黃初三年 隸續

黃初三年立在亳州集古作太清東關題名 漢隸字原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悉已入余集古錄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未有今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 集古錄

魏周公禮殿石楹記

初平五年鍾會書成都府金石略

伊闕左右石壁銘　千金堨石人銘

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傳毅反都賦云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

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
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
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
也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
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
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
齧每滂即壞歷載損棄大功故為令堨更於西開泄
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為瀉泄至理千金不與水

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
敢豫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
於石以遺後賢矣同上

魏劉靖碑并序陵堨表

鮑邱水入潞高梁水注之首受濕水於序陵堰水自
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碑云魏使
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
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勢嘉

武安之通渠美泰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遏當作堨）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時長岅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堨長十丈山水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

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
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
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
合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
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漷門灑漉池以為
甘澤施加於當時數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
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

六月洪水暴至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
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
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
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廣四丈立水遏五尺興復
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
王侯不召而自至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
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
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

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刋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後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而自魏至陳文字之罕傳於後有繇然矣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金石文字記又考漢末蔡中郎集中胡廣陳寔各三碑楊賜橋玄胡碩各二碑又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碑夫一人而至二碑三碑冗矣殤子而為之立碑濫矣至於闕樓人獸飾亦多在桓靈之世水經注言閬寺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如荆州刺史李

剛之石闕祠堂四壁隱起彫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
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引水入
塋域為池沼蟾蜍吐水
之石樓雙峙欒櫨承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絶人
工者為葬槨之侈一至于此縣上之人不為之限制
也然則魏武之禁其可已乎 金石文字記

吳碑

吳大帝碑

在宜興世謂之囤碑諸道石刻錄
國山碑吳主孫皓刻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多漫滅俗
號囤碑在宜興縣古今碑刻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
室郡表為瑞遣黃門侍郎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各山
大赦改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
禪碑土人目曰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
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前缺廿六

字之缺三字于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螺飛蜎動無不
歸仁是故缺十七字尊缺廿七字靡不遑暇民用丕
作於缺一字丞相缺一字太常缺一字賂缺十字奉迎缺六字
缺十九字宮缺廿四字所臨徘徊西巡遂基大宮玉燭缺三字澤
缺一字清萬民子来不日缺六字延頸跂足缺二字来庭
服以仁缺四字日昃不暇缺一字觀六經孚貫百家思該
道根數世陵遲大綵未光闔立東觀缺三字言建論典
墳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寬罪宥

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缺二字朽枯上天感
應缺五字踐阼初幷特發神夢膺受籙圖玉璽啓自神
匱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
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被宮闕顯著牛
斗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三十有九青蛇
白虎丹鸞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麞白麂白兎三
十有七白雉白烏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烏赤雀二
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

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水青鼓三十有八玉燕缺一字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甕夏祝神禹三十有六石室山石門石印石羊缺二字石缺二字者三缺一字石缺二字湖澤門通應讖合謠者五神缺二字僮雲母神女告徵表祥者三十有七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缺二字者八缺二字玉刀玉印文采光發者十祕記讖文玉板紀眞者缺一字玉琯玉璜玉瑗玉稱

殊輝異色者三十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璽清潔光朗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缺字一宣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興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行之倫希古所覩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維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乎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玉質青黃解理洞徹拜受祗恐夙夜

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乃以桑兆沼灘之歲欽
若昊天月正華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于
是丞相沇太尉璚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
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惲尚書令忠尚書啓直晃昌國
史瑩敻等僉以為天道玄默以瑞表真今衆瑞畢至
四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
率按典縣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
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

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　其文大槩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宋趙彦博雲麓漫抄

吳巖山紀功碑

篆書不著名字今其文字斷續不可悉考有曰天璽元年者其餘大抵言天錫讖命之意按吳歸命侯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成文刻石作頌此當是也集古錄目

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大吳一萬

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月巳酉朔又云天讖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妖矣據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其文與吳志所載亦異莫可考究按孫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修而假托神怪以矯誣天命其不終宜矣 金石錄

吳神讖碑半無文理其粗成文者有云天發神讖多

所未解解者合五十七字深甄歷數永歸大吳可以
為怪誕矣此碣初在江寧縣南二十里石高二丈折
為三段人因名其岡為斷石岡焉至元和六年胡宗
師移置漕園前年冬余有荆楚之役假道金陵見之
金陵府舍其字方嚴古雅殊有佳趣張懷瓘云吳皇
象善書此象書也皇象江都人仕至青州刺史集古後錄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
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

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
移府學櫺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余屢欲搨之
未果今得觀元白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之
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
久矣 玄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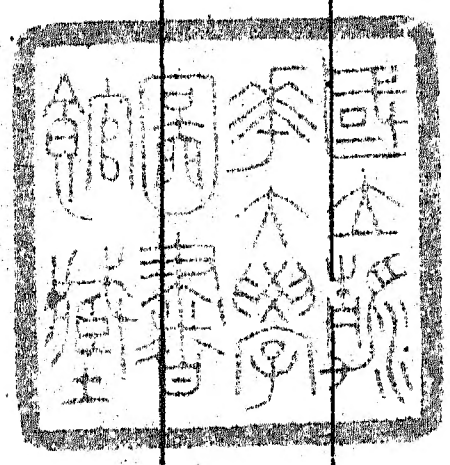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覈文皇象書者予向見
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
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

吳思賢碑

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豫章記章

吳六里山石刻

在海鹽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惟壬寅朔發拾得青玉璽篆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輿地碑目

蜀碑

在南康軍吹角堰城今已磨滅 輿地碑目